

石刻史料新編

第三輯

(二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地方類

河北省

雄縣金石新篇	一卷	民劉崇本纂	0	0	1
清苑金石志	一卷	民金良驥修	0	3	7
高陽金石志	不分卷	民李曉玲纂	0	8	7
正定金石志	不分卷	清趙文濂撰	0	9	1
獲鹿金石志	不分卷	清曹鏞撰	0	9	7
欒城金石志	不分卷	清高繼珩撰	1	0	1
欒城碑碣志	一卷	清張懷德纂	1	0	5
平山金石志料集	不分卷	民張林編	1	3	5
元氏碑記	不分卷	民王自尊纂	1	5	5
無極金石志	三卷	民王重民纂	1	7	9
廣昌金石錄	一卷	清劉榮纂	2	1	3

唐縣碑碣志	不分卷	清張惇德纂	2	4	1
定縣金石志餘	三卷	民賈恩紋纂	2	4	7
曲陽金石錄	三卷	清董濤撰	3	1	1
深州金石記	一卷	清吳汝綸纂	5	1	3
大名金石志	一卷	民洪家祿纂	6	1	5

民劉崇本纂

雄縣金石新篇

wt47/06

雄縣新志

故實略

金石篇

後山叢談載何承矩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至其處吟詩刻石此蓼花遊石刻當為縣境最古之金石然求之今日不惟無石並亦無臺其次則遼之經幢金之石槽為最古考古者不得而略也姚氏志藝文舉弗之及惟載廟學碑記此與近世金石家多載元以前造像地券雖俗俚之事隻字不遺者同一偏見而已本篇自遼金到今唯以時代為次文之俗冗者存其目而記其略其文雖未工而事有可采者則照錄全文以資考證

雄縣新志

第九册

一

一

雄縣新志

第九册

一

一

昔賢云金石有時而壞唯託於文字者為可久也豈不然哉遼佛頂尊勝陀囉呢幢

右幢在今縣北區東趙村定慧寺凡八面廣四狹四廣面正書四行狹面二行行各二十字凡七面而陀囉呢文畢末面小字四行云大遼國燕京涿州歸義縣丞相鄉大陽里孫惟良奉為闕八陀羅尼幢祖巖妻陳氏唐氏男三人長守彬次二翁次守恒秦氏高氏萬氏闕三妻闕一氏闕一婦重孫成堅成彥成允妻闕六孫孫六斤七斤靈頂闕七兒泥猪都是羅乾統三年十月已闕一日酉時建下又有小字二十五云祖惟良次二男成彥男七斤後稱名師次靈頂稱名師並小

男和而幢之首行標題佛頂尊勝陀囉尼曰下空白處又有小字二行云故祖考舊立石闕二尼經取運霖雨闕二今遇吉辰再行修建大金國天會十年戊子朔闕二日酉時重建攷乾統為遼天祚帝年號元年辛巳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乾統三年即徽宗崇寧二年宋遼以巨馬河分界是時巨馬河由今白溝鎮東行流入霸州東趙村北猶有河之故道可見又遼史地理志云涿州歸義縣僑治新城居民在巨馬河南是當時東趙屬遼無疑而縣境舊分南北二歸義又可知也後二十一年天祚出臨黨項為金人所獲而遼亡是在金太宗天會三年至天會五年雄州入於金天會十年去乾

統蓋二十有八年矣幢石自原有陀羅尼外文理蕪鄙細尋詞理當是遼乾統三年惟良為其祖巖建立至金天會十年惟良子成彥孫七斤又為惟良重建也然先後共止一石可謂儉不中禮又所謂後稱名師不知何指遼金文字之陋概可見矣然以金石論實縣境最古物也

金大定石槽

右石槽在城內官溝關帝廟約長八九尺高二尺寬二尺餘中可貯水外鐫兩行十二字文曰時大定二十年六月二十日造考雄州自太宗天會五年入於金天會七年置永定軍後五十餘年至世宗大定二十年其時盛養兵馬槽為官物

可知距今約七百三十餘年亦邑之金石中最古物也

金趙元卿均樂亭記

雄州素號瓦濟按九域志東漢獻帝時公孫瓚規築是城曰爲易京至周世宗顯德六年實首爲州雄之爲州也蓋二百二十七年於茲矣北抵白溝南臨易水當九河之衝西北負諸山阜間來霖雨其支流橫至湍注益暴漸浸城址連歲病之雖木石遮塞不能給景德初西上閣使李公允則鎮撫是州州之北門外居民極多城中地狹因請築接城圍以入之民便其事復因水濫添置外城預爲禦災之備卽於城西南崇積其土取完乎隄防以大其形勢雖歲遭水濫衝突斯城之隅其鉅者分而散

之則東湊河之故道北沂環濠滔溢之勢遂息人不復憂以獲百世之利可謂博哉皇統二年昭武節度使徒單公一日臨視斯地稱羨創始之計慮爲霖雨潰潰仍於其上增構乎亭蓋以示不損李守經遠之蹟良可嘉也亭之北面領揖燕山因以望山名之然亭之去今四十餘歲歲月滋深基構淪壞後之宦遊凡登臨此視之如傳舍過之如逆旅因循相襲殊無肯葺者迨我昭勇節度使完顏公爰因休暇縱步是亭觀其疎缺將仆於地復爲興嘆追憶昔人之運心慨然有興廢之意遂命工徒補築完葺未踰旬而創然一新落成之日四顧於上其煙水之清勝風物之秀麗至使神宇虛明襟懷放曠謂諸官屬曰遊於斯

憩於斯解適乎性頓忘其歸蓋人之情與我均耳豈可以宴樂日處其中吾與士民宜特錫以嘉名更爲均樂斯仁民之心效見於是夫事之規創不患於難成而慮於易壞作者籌畫未始平憚勞而期於存名苟繼之者弗至於殆廢常若初作之志則事益固而利及遠能如是則天不報之以榮顯未之聞也今公易壞爲成如是之敏非但成初昔之蹟抑以告來者嗣續而完之以久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利如此其大也與茲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知其所傳得其所以爲其亦用心之一云

按後周顯德六年己未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丙午共二

百二十七年亦卽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記稱徒單公完顏公不詳其名於史亦無考而趙元卿稱鄉貢進士蓋邑人也元彭志祖練真子王志淵墓誌銘

練真子自幼稟性純靜器量寬博及長慕道如夙昔然世俗毀譽不關諸心獨於性命之學恒若不及嘗自放於山林雲水間得遇靈陽丁尊師授以微訓一語之下茅塞頓開自是每以其所受於師者度人在道門四十餘年一日集門人謂曰人生至終大化有數吾今老矣體將歸休汝等日慎一日各以前程爲念言訖而逝得年八十有四門人歸柩於仙塋請文於余余固樂爲之述仍繼之以銘曰神清煙景猶蓬瀛練真羽化登雲程

儻然而往朝天庭霓旌絳節風泠泠神遊八極何所營下視人世紛羶腥爲公仙塋書墓銘刻諸翠琰傳千齡大朝至元六年歲次己巳三月三日老志實等上石王志祥刊

馬之驕曰世祖至元元年甲子其六年爲己巳此時尙稱蒙古逮八年辛未乃改國號曰元此所以但稱大朝也又元順帝乙亥歲改年號爲至元獨有此六年己巳四字乃照出爲世祖又按銘詞首句有神清煙景字則神清閣卽爲練真子構也

元重修勅建都土地廟記

雄州城之東陞侯留里有世所謂土地廟日久廢壞州人張士

傑矢志葺理焉請於余曰是廟肇建諒非一日曩周世宗駕幸雄州土地迎謁道左世宗問曰卿何人對曰臣侯留里土地上至敢不趨侍扈蹕世宗卽錫以冕服仍勅州長昌其廟貌暨我元中統里之故老恐祀事不舉復完其廟并刻其梗概於石上風傍雨寥寥幾何余甫新之既以落成冀先生文其事以衍其傳顧不遑歎余曰夫媚神希福固吾教中之所不取兩陽有祈亦齊民之所不能免者况積成之功罕聞之事苟做好善樂施之士亦將泯滅無幾矣且悍鄙之俗又非利己之造雖秋毫之需可得然則張君其難能也慨然出己之藏爲凡人之所不能爲使桷之圯者翼然而鳥翥瓦之毀者登然而鱗浮綠其垣圖

其壁清敞軒欵形觀頓殊後之奠牲列幣有事於此者西挹飛嵐南濱流水灑然如滌其塵想凜然未覺自有固其瞻仰之敬矣嗚呼張君不惟有功於神亦將爲凡人之素鄙者勸也書曰作善降祥張君誠克推其好善樂施之心勉由此進則簡簡之福未可量已余亦焉得辭其蕪語哉仍賦迎享神詩俾民歌之庶幾神之靈人之善交光於將來云詩曰白雲兮英英觀神之儀形兮已降庭導霓旌兮易水上神乘駒兮來慰民望秋風泠泠兮開翠微蔬肴富兮有酒在壘民修悃兮神貺是欲百穀充羨兮歲恒穰足

中統爲元世祖年號舊題勅建則以周世宗故也未書鄒國

亞聖公五十二代孫孟之縉撰并書又南區店子村亦有都土地廟相傳其神爲唐之韓文公見乾隆十五年王鏡撰都土地堂碑記

明侯震雄縣新置學田記

謹按雄志學未有田有之實自侯始侯於講學論文之暇嘗志於是而未遂者三年嘉靖癸丑春二月民有匿田者相訐於縣侯廉得其情曰閒田也法當沒官以爲學田贍貧士乃謀諸僚佐遂疏其事以請於郡申於臺咸可其議而善之仍許刻石於學以垂久遠於戲休哉於是邑博姜君三峯偕其僚暨諸庠友携侯請置學田疏示震作記遵憲檄也震伏而讀之乃知我侯

興學之功甚偉勸士之法甚良守法之規甚周殊非尋常思慮之所能及也三峯曰然何謂守法震曰立法固難守法尤其難者如田租麗守於倉者則關梁之符壯縣庠合符於紀籍則犬牙之制嚴關白必據事跡之真登載一出生徒之手其正士行制史胥者至矣給羨餘於歲終歸事權於縣主其普實惠杜多門者悉矣法守不其詳乎三峯曰然何謂勸士震曰士之私於家者與人相同至勞心於行業獨與人異夫以得有所事之身益以公舉多儀之變則進退維谷欲與人同不可得矣田置則外顧之慮十去八九雖有一二私款可令子弟輩分理以自給而公私咸罔忙矣由是則性靜情逸志一力專而進步有餘地

勸士不其良乎三峯曰然請竟興學之功震曰繕其宮室修其齋舍謂爲興學之功則可謂爲功之偉則未可蓋營建近而小者也養士遠而大者也苟得其養則孔孟臯陶之德業胥此焉出又由一世而百世引於無窮其爲世道國家之利賴無已也故曰興學之功甚偉震復告之曰凡此偉功非獲上無以有成而上之所以獲非其素所蓄積亦恐信之未必深也侯自下車以來勤恤民隱薙剔奸僞表節旌孝發潛闡幽均田保甲弭盜簡訟修城濬隍築坑立堡練壯丁而厲勇敢除戎器以戒不虞他如教民種桑藝麻發廩賑飢製藥療疫一時全活者甚衆而學田之置適當顛沛倥傯之時子思子曰獲於上有道我侯之

謂也於戲力開卅年未有之基氣挽斯文將厄之會侯之所望於學者何如也諸友當何如以爲報答耶震惟我友於侯親炙有年其於窮達之分常變之守義利之辨君親之倫涵濡至矣脫有所遇必將以其所聞見者而見諸行事以光我侯作養立石之不續不然則石田也何所用之三峯莞爾而笑充然而別震遂記之侯姓胡諱政別號力菴湖廣松滋人功烈著於石方覈實則古穎白泉周君丞也諱淳左右則關中三峯姜君也諱朝周山左北涯劉君也諱雍河南東川朱君也諱世棊咸責成於邑庠幕屬則陝右對山張君也諱克義亦與有力焉若申請詳允之文移田畝段落之頃數多士詳定之品式法當刻諸碑

陰以詔來者

按癸丑爲嘉靖之三十二年侯震明貢士官揚州府訓導明馬文學雄縣學宮學田記略

聖天子御極方四十有四歲久道化成人文宣朗薄海內外小大臣工咸精白承休期底厥績先庚成歲松滋胡君政來尹吾雄凡有裨於政教者殫力圖之適遇例均田有欺隱者乃沒官爲學田一時公需及士之貧乏弗能婚葬者咸有賴焉甚盛舉也僅四歷伏臘復爲田主奸詐影射詭奪者數年今年春諸生始質諸學院徐公屯院秦公行本府沈公結正復歸於學再命刻石慮深遠也

記中聖天子謂嘉靖帝庚戌歲明嘉靖之二十九年也

明張天瑞重修雄邑記

雄邑在古爲易京瓦濟於今爲保定屬縣城基弗垣池溝弗濬街衢弗門闔闈弗樓商賈弗市道路弗治居民行旅苦與販之繁受數斂之害凡過客無不嘆其寥落者前此來宰是邑者率以迎送政務之繁未暇也弘治戊申歲三月吾東昌夏津王侯夢賢擢宰是邑卽專意於傾廢曰一邑之政百廢不舉庸非我有司之責歟於是政令之暇著心思乃計土木爰始爰謀經之營之採陝度甍而民不告勞矧工庀材而人不知費城垣用崇凡若干仞門樓聳登凡若干尺因舊溝而疏決地脈開新衢而

取象井田互市恢宏道途修整與凡學校倉庫橋梁河道鋪舍壇場之類次第用成自是教養政日以舉神人事日以集弗垣者有堞聯聯弗濬者有水汨汨弗門者扁鑰以嚴弗樓者棟宇峻起弗市者抱布貿絲弗治者問矢以砥興販者不勞斂斂者以靖平坦途有不操挺杖而行者矣邑之士民咸偉侯之政而樂侯之成蓋自鼻工以逮歲事不踰年耳邑有不忘侯之德政者乃以書幣走京師屬予紀其事於戲學不患於無體而患於無用不患於不變而患於不通吾良弼之學之濟用才之疏通信若此誠可嘉也已事用備書庸告於將來

宏治戊申爲明孝宗之元年

明蔡雲程重修儒學記

侍御史馬君按畿內行縣至雄既飭吏治乃詣學宮謁先師周爰顧瞻宮牆多圯慨然有思焉蓋君先大參政公令雄時所嘗繕治者以有司不時葺故寢就廢耳君乃屬范令元愷爲營之覈諸邑得贖金百鏹庀材鳩工諸役並興廟廡堂仍故稍增丹漆啓聖鄉賢名宦諸祠暨齋若干楹則悉更建置費泮之間卽煥然爲改觀矣經始於丙辰三月落成於十月蓋不逾時而底績云愷旣以報侍御春復爲書述事始末丐余爲記夫元愷余督學滇南時所舉士也又余昔聞學政記焉能辭余惟古聖王之臨天下豈無一切之法可要齊民哉其必建學立師而從事

於三物六德六藝之教者彼蓋有取爾夫倚法而立法敝則離恃威而存威竭而渙欲長治而久安之未有不聯屬於本源之地者故綏世之策教化之方學校爲重粵稽古昔學校之制莫備於成周亦惟周享國最久放棄詩書焚蕩禮教蓋至秦極矣而厥祚從之此非異趣殊應之明徵哉夫士羣聚相與談道理叙彝倫究極聖賢之緒若於國家事無所宣力者而世道之隆污國祚之延促乃胥此焉基識治體者宜獨觀其要領而得之也我明興稽古建學率遵周治誦古以儲材設科以登庸其所資亦博矣而獨揭其堂曰明倫其所尊崇要固有在也一時學士大夫靡然嚮風故雖遐方僻壤揖讓章縫周旋俎豆聲教莫

弗之訖然雄畿輔邑去輦轂伊邇列聖作人之化可耳目覩記
賈乎首善之地也顧於學校可緩哉緣治平久官師稍稍習煇
亡論諸不肖吏卽振風采茂展錯非今所謂材敏士耶而總其
所長亦不過取給簿書期會間耳學校事顧視爲具文且漫焉
不加之意者豈少哉然則侍御君此舉可謂知務已且吾聞燕
趙在古多慷慨激昂之風加之善學皆宏材遠器也當茲右文
之朝而觀風如侍御君者又從而振作之將必有豪傑之士接
踵出乎其間以弘名世之業者顧徒弄筆墨以徼利達是虞耶
矧君之先大夫手澤未湮亡嗣君繼拓其緒可謂大有造於雄
也若元愷之瘁力衝疲矢心牧愛汲汲斯役靡遑嚮往尤足占

已馬君名斯威鈞陽人元愷籍蒙化合肥人

元愷嘉靖年任雄縣知縣丙辰爲嘉靖三十五年蔡雲程臨
海人時爲刑部侍郎

明楊東山修建鏡堂記

雄邑庠明倫堂之東有僻地焉新蔡王子元修敷教之明年構
堂三楹名曰東堂蓋爲游息潛修之所也落成之期客有獻方
鏡者廣尺許元修嘉其有自照之義乃更堂之名爲鏡堂遂號
鏡堂主人賦詩刻諸壁見取名也後二年遭楊子於涿鹿述堂
之厥成并所有屬志之楊子曰甚矣王子之好奇焉耳君子之
好不同其致未嘗不一也何也好者情之暢一者理之歸情拂

於理不情之好道寓夫數君子審之也今元修敷教於雄也以
鏡名堂而主人於斯有自新新人之意實君子作則之良也夫
靡自明則罔以明人本體昭矣則虛含靈感發幽啓立天下之
務不其該乎是王子之好根諸理也若夫主人於堂堂其客也
往聞元修典故試關中謂之主者既客於外堂之居然者不其爲
主乎迨西旋登堂客主再盟固其所也然而倏忽紛糾世之恒
也遷變久近時之定也求其主人不爲客客不永爲主人者鮮
矣是王子之好明諸數也堂南面壁莊栗西岩遠峙石徑通橋
曲水環合前後桃李數株春華夏實鮮如碩如叢菊茂竹且能
抗霜風挺勁節而元修置琴剖樽頌易賦詩俛仰長嘯神交千

古有振世化俗高涉遯覽之志元修之好不謂之奇孰然哉於
是王子矍然遜曰楊子之規我矣願以斯言往書於堂以諭夫
二二子

明李清造像石刻

昔日山東濟南府臨清州儒學生員李清於景泰六年八月初
三日身死閻王面前親問你在陽間作何善事李清答曰釋迦
牟尼佛四月八日受生之日我持齋一日念南無阿彌陀佛一
萬聲閻王起身善哉善哉大功德閻王曰我十大閻王受生之
日無人肯持齋一日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萬聲李清答曰世人
不知閻王受生之日閻王曰我今放汝還魂傳與陽間善男信

女每過十王受生之日持清齋一日念一聲佛永不墜地獄之門
 釋迦牟尼佛四月八日生阿彌陀佛十一月十七日生地藏菩薩
 薩七月初三日生觀世音菩薩二月十九日生文殊菩薩四月
 四日生普賢菩薩四月二十一日生頭闍王姓蕭二月八日生
 二闍王姓曹三月初一日生三闍王姓廉二月八日生四闍王
 姓黃四月十一日生五闍王姓韓正月八日生六闍王姓石三
 月八日生七闍王姓畢三月十七日生八闍王姓于四月一日
 生九闍王姓薛四月一日生十闍王姓薛四月二十一日生景
 泰七年八月初三日造行

右李清造像石刻方約三尺上半刻地藏菩薩及十大闍王
 像地藏中坐十王分侍於下半分刻還魂記及神佛生日
 末行記年月日文近荒誕字體亦不甚工然實邑境罕見物
 也見存城內圓通閣

明袁宗儒科第題名碑記

國家懸科舉以待士其諸昉於古乎曰未也古昔先民莘野鈞
 磯焉爾矣鄉舉里選焉爾矣其名實播諸宇宙者何如也然則
 科目之士由此其選者即未盡合古人乎曰未也大道既隱天
 下為家則科條品式燦然海內者亦聖人通其變於未窮之道
 也勢也是故聖王通變以宜民君子應時而鳴世昔者成周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
 俊士又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凡以簡
 賢而成天下之治者也我明憲天立極寶興彝典率視成周故
 人才之出雖不盡假之科目其在今日或亦有不能外是而他
 求者矣維維密邇神京涵濡列聖之化最先且久則其人文不
 變宜何如哉越昔開國以迄於今在太宗時則有若少保氏劉
 觀在在孝宗時則有若司馬氏侯瓚在武宗時則有若司徒氏
 侯觀在其從奮庸以出者彬彬相望猗與休哉茲者僉議勒石
 用昭鑒戒而以記屬諸袁宗儒乃拜手稽首曰嗚呼先哲尚矣
 于復何言哉予聞太上貴立德君子無近名茲舉也將無近名

乎哉傳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是惟臯陶稷
 契其人焉然則茲名也獨非君子之所重於天下後世者哉蓋
 君子非名之患而德業之難如其伊臯諸君子焉則亦追配前
 人矣如匪伊臯諸君子焉則將遏佚前人光矣嗚呼上下數千
 百年而卓然名世者其誰哉儒也是懼敢鑱諸石用以告夫同
 志者

明袁宗儒歲貢題名碑記

明天子受命十有一年詔天下曰惟古帝王旁招俊又嚴惟不
 式用不釐耿命乃茲通崇科目匪是弗庸其無乃闕矣乎其自
 今彙征有位惟其人不惟其官將無休哉維時天下諸司率奉

揚德意遴選多賢貢之天子躋諸華要而施爲聲聞亦遂日流
嗚呼誰謂十室果無其人哉夫杞梓楸楠同產於山故山爲勝
珍玉寶藏同產於川故川爲靈人才乘運以出或信而謀也或
溫而直也或慈而良也或矯悍而毅也要之惟器所適而顧於
科目之外漫不之崇焉豈其然哉雄州屬在山谷控引京華吾
嘗曠視方輿大雄小雄之山巉巖峯崱如距如伏龍泉易澗之
水滌洞旋繞如環如帶則喟然嘆曰美哉其茲山乎懿哉其茲
水平其所以發我人文之秀者乎暨觀我國初御史大夫而下
凡若干人皆由貢其選也而入總憲政懋建勳庸其諸庶士則
項背以興率多思奮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其信乎哉邑

侯九儀既鐫科第題名於左方矣乃並鐫諸貢者相頡頏焉君
子曰是可以觀政矣夫政以節治治以昭德德立而名孚則民
勸治飭而物軌則化行化行而勸時乃罔不興故曰可以觀德
矣於乎休哉予時爲御史大夫敢執筆於後以俟觀風者采焉
記云十一年當指嘉靖而言今碑已漫滅

明眞武廟銅鐘

右鐘明正德七年造高五尺口徑三尺五寸上帶三道下帶
九道中有字正面爲龍牌文曰皇帝萬歲萬萬歲左側六行
四十八字文曰司禮監太監張闕印綬監太監闕邢安御
用監太監韓瑾陳瑞御馬監太監耿宗張安尙衣監太監孟

得祿浦智內官監太監高連左後九行五十三字文曰尙膳
監太監李和謹發誠心命工鑄造銅鐘一口供入直隸保定
府雄縣修建眞武廟一所晨昏永遠懸扣正德七年壬申三
月吉日成造右側七行三十七字尙膳監太監崔璠王誠李
璿馬昂劉昂林巒李福尹輔左勉左少監李寬右少監楊惠
劉瑄劉仲右後六行二十一字信官李鏗李剛錦衣衛指揮
李永二六時中吉祥如意按眞武廟舊在北城下志載宋康
定間番將胡知遠侵雄州權場時經略王昉夜半見眞武形
知遠遂遁昉以事聞詔卽其地立廟明正德間內監李和初
未遇嘗晝寢其下夢神指示向往亟如都果進用後大出金

創祠立道錄規制頗鉅鐘蓋是時所鑄清光緒二十六年德
意志駐軍文廟移置廟中今高級小學校懸扣以代搖鈴云
明重修崇興寺碑記

寺院菴觀環天下京師大都無處無之至唐爲又多也自是而
後興革無常廢於兵者弗少曾不百年而金碧相望烜赫於當
時掀揭於宇宙雖廢而不及墜淪而不及沒佛之功德可謂大
矣崇興寺古雄之地方也相去約八十里其名曰留鎮茲寺也
豈無故而創制哉建自大唐憲宗元年徵於志而有考焉自我
皇明永樂年間有本村人劉順同僧人圓信重建繼自而後殿
宇復圯垣壁荒蕩往過來續者徒涉慨嘆無能爲其事者有僧

明響感懷於心協兄劉大用林下兄大賓大宏大學大鏞大鑿
任劉鐸劉瓚劉琰劉璣倡其事乃能充拓舊址缺者補正而繪
畫憑者嚴肅而鮮明輪奐之美卓然可觀嘗謂佛法之入中國
千百年其間多不爲費少不爲嫌微不可滅豈無故而然哉凡
天下之大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固未可以爲天人師也惟其生
死一節強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
不登無堅而不攻時有齟齬約其終莫不沛然若江河之決誰
能禦也道一術而教一致法殊途而律同歸要其終梯空接虛
入神出天與孔氏之教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尙有奔走而
敬承之者矧夫他人哉且佛之爲教無非使人趨福避禍而皆

思其所以爲善也故世之崇德好善者雖捐金輸力略無難色
抑豈有所勉而然哉茲寺之來既遠矣其久而不廢者由國
家盛德之致而然也然則響公之心豈非素定有待者歟非公
之力孰能致此哉予爲記述其顛末不敢以固陋辭惟欲託名
金石以垂於無窮焉耳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吉日立文林郎
山西交城縣知縣任丘周汝傑撰

明普照寺鐵香鑪

普照寺久圯今香鑪在大龍華二藥行宮俗呼鐵塔高約四
尺頂有小環四四面各有佛像其下各有字東面四行二十
九字惜星司長隨高進御馬監長隨李仁御馬監少監張遠

尙膳監少監張思西面五行四十二字嘉靖二十五年二月
十二日鑄造香鑪用鐵一千五百斤龍華村發心善人領袖
高繼隆高仁同領衆善人等又四行二十八字尙衣監太監
李璠惜星司太監崔仰尙衣監太監溫昇尙衣監長隨張泰
南面四行二十九字司設監長隨方子寶闕二字監長隨劉經
尙衣監少監靳寶北面四行二十七字保定府雄縣僧會司
普照寺住持僧人智從智川德闕一字書字人薛宗道又四行
二十八字尙衣監長隨孫永司禮監長隨陳章御酒房長隨
翟忠司設監內侍于朝

按惜星司應作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爲明代內官四司

之一掌印太監一人四司者鐘鼓寶鈔混堂與此爲四見續
通考

明重修普照寺記 賜進士第翰林院兼提督四夷館太常寺
卿凌靈呂霍篆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前山東監察御史邑人
馬文學撰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山東寧陽縣事邑人何玉德
書

予嘗燕居書舍適僧性惠徒智川邀白朝相李惠李隆郭宗政
李廷蘭宋景仙等資普照寺之事實謁予而言曰雄邑舊有普
照寺在縣治東南龍華村洪武間已有之邇來我輩以歲久弗
治無以稱居人崇奉之意乃重葺之欲斬吾子爲記鏤諸石以

志永永予辭曰汝皆重浮圖者當自其師求之胡爲謁吾徒而
來請耶謁吾徒而請其心固將有所依違於其間而冀得吾以
爲之宗盟也於是而不一引手殆子輿之所謂其間不能以寸
者僉曰子曰良是因告之曰吾道自堯舜以來傳於周公孔孟
下逮周程張朱之所講明之所譏次之所體驗而充擴之皆是
物也故五經爲道之具而性其道之蘊情其道之著也苟能充
之於內而達之於外以放之於天下且日見其順而祥愛而公
無所處而不當也以是爲記不亦可乎雖然大抵佛之爲道樂
善好施貴慈悲不殺雖與吾道迥殊亦不失爲仁人也公等信
而崇奉之寓以梵宇塑以泥像飾以金碧奉以香火此皆好善

之心也豈爲過哉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公等積善如是蒼蒼之表夫豈無陰佑之乎必將身其康強
子孫其逢吉矣予特因公等之請欲使天下曉然知儒佛之辨
故不得不以爲言也是爲記大明隆慶五年歲次辛未秋九月
吉日立

明郭存謙重修雄關記

歲柔光涒灘之月里中更繕雄關成關南去城二里而近城民
居者強半其制規城門之高廣關之上樓樓仿麗譙而制加飭
雲窠丹楹雕甍飛棟中奉火神像祀之金碧莊嚴絢爛奪目其
外環以雉堞延袤若干武聳然重城之突兀邑前而列之屏也

於是邑父老選珉於山授簡而請余曰舊關湫隘啓閉弗任廟
貌不足以安神吾曹新之五易歲乃竣而借以託不朽惟子之
責余登陴而樂觀績之成也揖而告之曰美哉父老之勤於善
也矢心之公也夫孰使民樂居郊而獲保障之利者非茲關也
耶雄巖邑也道當子午凡走燕臺者惟途之從其晨暮憩咸望
瓦濟之南爲樂止也以故民治生最易繁庶可甲畿南洋洋乎
有大國風焉今父老崇庸設險於此倘嚴啓閉之時明譏察之
條敦守望之好將使行者居者永爲保障又使長民者無徵發
朝會之煩且得以安靖方宇之美績注上考也以下受保障之
利如彼上收保民之功如此作者不任德享者不任報則若之

勤於善也其矢心不洵公矣哉夫人所同然之謂公人有去住
工有興墜而公之至者無去住無興墜斯關之列屏吾邑也自
永無墜時也父老既造利桑梓而又乞靈於神以護之則勤善
之公心自爲昭格矣豈與徼福於一身一家者同乎哉

明馬希周建立馬神廟記

雄在前代爲州郡蓋重鎮也明興定鼎燕薊改爲赤縣徹雲川
五衛於白羊口城遂空什之四庠以東多甌脫氣渙而不聚人
文時起時落嘉靖之季士不舉於鄉者二十年先王父侍御公
倡義彙金肇建文昌祠於橋門之右而選部郭公修飾之又建
尊經閣於啓聖宮之後於是賢書稍稍有人聖宮之陽民宅一

區實逼處翳蔽諸生以觀察汪公之命市得之初建聚奎樓於南隅嗣是廣文任先生出新生贖金及鄉紳子衿慕義樂施構樓三楹於泮宮之北遙相映也頗稱巨觀而東偏之甌脫如故力未遑耳邇歲多苦雨官居民舍傾圮頽廢蕭條彌望皇華之館不蔽風日憲節所至覆以葦蕭何異蓬廬冠蓋之使多傲居逆旅不幾委君命於草莽乎邑侯許公初至釋榮於宮授粲於館悵然憂之曰人文弗萃實次無卽誰之責耶而可諉也客有望氣者曰古語有之文星騎驛馬聲名馳天下若置驛於此土蒸蒸起矣侯毅然曰是吾意也乃相位築址吾友別駕張君郡丞劉君各以地獻而不受其值侯喜曰吾事可畢矣於是庀材

鳩工廉里中敏而習事者八人董其役中建行臺以駐節有門有闌有堂有庀有廳有翼庖有室胥有處周以垣垣之東爲驛官舍具體而微西爲祠三楹以奉馬神制備矣輪奐之美璀璨奪目仰瞻廟貌若益而尊趨步宮牆若益而峻矣越三月而告成是役也取材於舊者什三他則以訟之不直者權重輕輸所需不足則出俸餘節縮公費以佐之百工稱事授餼日且累百而民不知役更分其中爲二館以待行李之往來高其閘閤不患燥濕庶乎賓至如歸矣然雄之大患不在賓旅之館而在館人之金向以召募之不支代以僉役每僉役輒破產積漸透支庫金不可計而逃亡如故下損民而上虧國中以果猾胥之腹

而卒不可問徒令談者髮指耳侯補其罅漏痛洗陋習凡所得給錢一準市值其領自郡帑者卽令各夫啓封自分絕不託宿於庫行之期月絕無溢支一錢且有贏焉而人爭往役乃信故無治法顧人謂何且國家布縷之征毛皮之供輸之內府率賦一而費十先是多於額外倍科之侯曰無名之費奈何重困吾民爲也乃擲節哀益錙銖不加而賦亦無後時援遼米豆或征本色或坐素封每用一而費一侯皆取之和糴餘糧已入海而人尙未之間皆相慶以爲今歲獨無而不知侯之嘿爲輸灌也侯少年魁三晉學無所不窺辛酉分一經於陝闈冠秦士者實出侯之門號稱得士翕然宗之月有講季有試士深以得經品

題爲厚幸是不獨厚有施於民而更大有造於士也善狀未易一二指數不可以無述周不文詎不敢辭竊意今之從政者拙者爲利巧者爲名利厚名成率得大官輒去其視民之疾苦不啻隔一膜也惟赤心白意惻惻無華之士不畏強禦不借子公憚征繕上以佐國家之急下以紓吾民之困侯何愧焉侯每向人曰透支是侵冒之別名衝疲乃廢弛之借口太史陳明卿誦爲名言著之筆記味斯言也而侯之政思過半矣今上勵精圖治明見萬里頃者稍厭廷臣鶩空言鮮實效急求所以副望者不啻拊髀之思侯異日奏請必當上心行且召侯矣諸士志之侯名台儁字六符號穉觀太原之祁縣人丙午進士

明觀音寺鐘

右鐘現存圓通閣高五尺口徑三尺五寸上有帶三中帶五下帶二再下有八卦以辨方位中帶上下各分四格上格為四天王像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天王北方名聞天王像左右各有四十八願字下格東面文云內官監太監侯忠共發誠心印法華經一藏觀音經一藏諸品經三十六藏齋僧四十八萬造銅鐘四十八口左列知縣周嵩縣丞金鼎典史寧棟教諭王鑾訓導張敬驛丞馬翔陰陽官胡連及信官楊聰等九人信士傅順等十五人未行有萬歷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造下格南面載隆平侯張佑彭城衛

信官郭真等七十六人名下格西面載信女王氏妙廣等十二人多以妙字為名下格北面八行七十六字云保定府雄縣僧會司觀音寺僧會明進助緣比丘性顯以上為二行首座明聰明文都同性廣都管性隆提點性通以上為二行藏主性玉性浩庫司性欽性真維那性得昌曉以上為二行侍者性玄性朗性悅性釗以上為一行尚衣監近侍長隨汪璟以上為一行按陰陽學舊在縣門之西設訓術一員卽陰陽官清初廢僧會亦明制品為未入流清因之僧會司由觀音寺移天寧寺其助緣比丘及首座以下皆僧之職名

明中貴樂山羊公修葺記

昔杜牧自撰墓誌陶潛預為祭文千載之下侈為美談豈不以齊一生死後世罕匹哉以今觀羊公古人蓋有不足多者何也萬歷辛亥公捐金獨瓶立帝廟於開口村北嵯峨輝煌稱燕南勝概後有隙地一區坦夷敞亮周圍豎墻垣若干步植榆柳若干株毅然以佳城自任修南門樓一座以別廟界塋與廟似遠而近若合而離蓋相附不相親者也己未已經九載春三月乞假歸梓里親為度勢相宜築土山一座聳然秀拔命堪輿氏曰某處為墓某處為祭臺某處祠堂一一為我詳誌之勿移卽卜吉鳩工庀材建祠堂三楹幽靜軒豁望之者驚目百里之內所瓶觀者四月初事竣走幣問記於余余忝知愛義不可辭也謹

按公諱朝別號樂山性溫雅沈毅鄉黨宗族莫不欽重之甫弱冠應入掖廷乃嘉靖壬戌歲也歷陞乾清宮近侍內官監太監所在小心久渥寵眷洞天地之盈虛察陰陽之進退達綱常之體要信幽明之始終嘗自言曰人生宇宙間若白駒之過隙逆命偷生此為遺臭果能盡心以知性秉道以踐形可以榮可以辱可以生可以死順受之而已矣此其人蓋將蟬蛻天地瞬息古今而肯以塋為諱乎今之肩蟒腰玉者聲名非不赫奕與之望蓬萊祝長生則欣然喜道及易簣事憎之畏之惟恐其及己不智之甚也樂山公不辭往返預修己塋而親督之其識見過人遠矣杜陶二公何以加於是嗚呼生居禁闈沒藏名山中貴